



弱水三千，
一瓢致命。
如花美眷，
枭雄折腰。

看天才机关师，
为你上演爆笑、甜美、虐心爱情大戏，
腹黑帝王，

峨嵋
E MEIWORKS
/ 著

乘龍

起点女生网年度人气
最高作家，甜文女王
峨嵋 全新玄幻大作！

新书月票榜
新书上架
番外！
登上订阅榜。

起点女生网
www.qdmm.com
全球女性文学门户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014043289

1247.57

3406

V1



CHENG LONG ①

乘龍

峨嵋
著



重庆出版社



北航

C1731907

2747.57

3406

✓ p

08SEP0310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乘龙 / 峨嵋著. — 重庆: 重庆出版社, 2014.5

ISBN 978-7-229-07195-0

I. ①乘… II. ①峨… III. ①言情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274415号

乘 龙

CHENGLONG

峨 嵋 著

出 版 人: 罗小卫

责任编辑: 刘 嘉 李 梅

责任校对: 郑小石 刘小燕

装帧设计: 九一设计

封面插图: 狐狸 cdj 竹铃叮当



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

重庆出版社

重庆长江二路205号 邮政编码: 400016 <http://www.cqph.com>

重庆升光电力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

E-MAIL: fxchu@cqph.com 邮购电话: 023-68809452



重庆出版社天猫旗舰店

cqpbs.tmall.com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700mm × 1000mm 1/16 印张: 37.5 字数: 698千

2014年5月第1版 2014年5月第1版第1次印刷

ISBN 978-7-229-07195-0

定价: 56.8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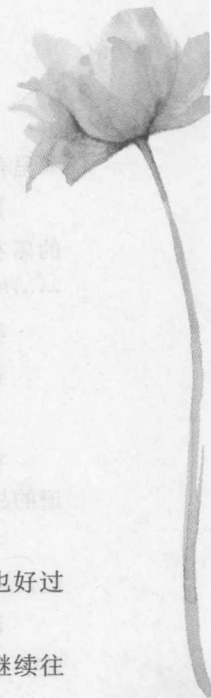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 023-68706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才脱虎口又入狼窝	/1
你这么笨也敢出门?	/15
不听话就倒霉	/28
表里不一的禽兽	/42
你一定想以身相许吧?	/55
柳下惠或吸血鬼?	/68
马上滚!	/81
高洁又高尚的灵兽	/94
求婚的与骗婚的	/107
两个“严隼”?!	/121
你到底算几级?	/133
圣子的一笑倾城	/148
居心不良的师父	/162
皇帝在妒忌	/176
你跑不掉的	/190
你难道不是我家的人?	/203
禁地内的神秘婚礼	/217
夫君被换人了?!	/227
悠悠我心	/237
让我好好虐待你	/249
两兄弟的秘密	/260
杀机四伏	/271





才脱虎口又入狼窝

幸好她练功没有很勤奋，不然真亏大了！

秦悠悠苦中作乐地想着，勉强用力掀开脸上的面具吐出一大口鲜血。

身体仿佛被一下子掏空，难受得她想就此躺倒算了。被抓也罢被杀也罢，也好过现在这样要死不活地挣扎着逃命。

可是想到被后面那些人追上的后果……秦悠悠咬了咬牙，在呼啸的山风中继续往前跑去。

不晓得是哪个缺德鬼研制出“化元丹”这么阴损的小药丸，可怜她辛辛苦苦修炼了十年的功力，就这么被一次清空，诅咒那个缺德鬼十辈子娶不到老婆！

秦悠悠靠着胡思乱想分散对身上伤痛的注意力，硬撑着一脚深一脚浅在山路上蹒跚前行。

前面传来水声轰鸣，身后追兵的呼喝声也越来越近！

奇怪了，山溪之类的水声怎么会这么响？秦悠悠神志有些迷糊，化元丹的药力经过她这一轮奔跑折腾已经运行全身，虚弱的感觉渐渐将她淹没。

“悠悠，不要跑了，前面没有路，跟我回去吧。”熟悉的男声传来，是风归云。

她要跟他回去肯定完蛋！不跑的是傻瓜！秦悠悠翻了个白眼，心中很是不以为然。

不过下一刻她就后悔了——迈出去的步子踏了个空，她整个人不受控制直往下掉。

前面竟然是悬崖！

该死的风归云连句话都说不好，他如果直接说前面是悬崖，她一定不会加速冲过去的，她这死得也太冤了！

不过好像掉下悬崖的一般不会死，还会撞上大运得到什么旷世秘籍上古宝藏之类……秦悠悠人在半空就支持不住晕了过去。失去知觉前，脑子闪过的全是师父对她说的
那些床边故事情节。

“悠悠！”悬崖上风归云焦灼惊怒的声音被山风吹得支离破碎。

摇晃不定的火光之中，风归云俊美温和的脸孔显得狰狞而震惊，他几步冲到悬崖边向下张望。

今夜狂风大作、星月无光，山崖下的河水被掩盖在一片黑暗之中，只听到隆隆水声，

哪里有半分秦悠悠的身影声息？

风归云握紧了拳头，指甲刺破掌心也毫不自觉，猛地转身对后面一群随同前来的黑衣人大喝：“下去找，就算把下面那条河抽干了也要给我把人找回来！生要见人……”话到这里，他双目发红，忍住没把“死要见尸”四个字说出口。

秦悠悠不可以死！不管在公在私，他都必须把她找回来。

都怪他太心急逼得太紧，早知如此，他宁愿今日先放她离开……

作为这个故事的女主角，秦悠悠当然不会死，不过也没有像她师父说的那些不靠谱的故事般赶上什么奇遇，她只是被人从江水里捞了起来，搁在船尾的木板上。

“外边发生了何事？”船舱内一名青衫男子目光自手上的信函上挪开，望向守在舱门边作管家打扮、白发无须的老仆。

论容貌这青衫男子也是极出色的，可惜脸上半分笑容也无，天生威仪加上眉心淡淡的几道褶痕，为他本来就偏于硬朗的轮廓线条更添十二分凛冽严肃，让人不由自主心生怯惧，别说亲近喜欢，连多看一眼都觉得是大胆冒犯，让他看一眼更是心胆俱颤。

再好看的容貌，长在阎罗王脸上也不会有人欣赏得起来。

他姓严名棣，在许多人心目中就是一个活阎王！

老仆躬了躬身，细声细气道：“船家在江上发现有人溺水，将人救起了放在船后。”只要听见他的声音，所有人都会明白他从事的特种行业——太监。

身边带着太监的人自然不会是普通人，严棣乃是相月国国君的同胞兄弟，老太监名叫梁令，曾掌管皇家辖下所有密探，即使如今退下来当严棣王府的大总管，在相月国皇城中仍是一等一的权势人物。

他们主仆二人这次秘密出行潜入多丽国，身边只带了有限的十二名亲信侍卫，对于突然出现在附近的陌生人与意外事件自然格外警惕。

梁令正想开口请命前去把这个“意外”处理掉，严棣已经将手上的信函抛入火盆中，站起身往船舱外走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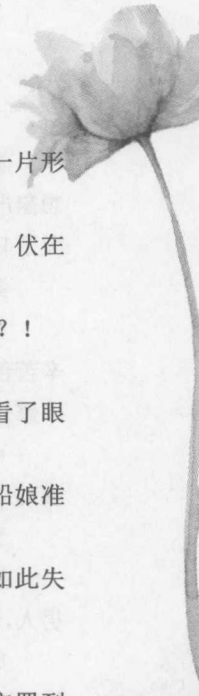
这封信是手下密探方才加急送来的，信上是一个让严棣失望的消息，他要找的那个人刚刚显出形迹，线索便再次断得干干净净。类似的情况已经不是第一次发生，他几乎要怀疑是不是上天故意跟他作对。

那个该死的家伙也太会躲了！简直比泥鳅还滑溜。

梁令看出他心情不佳也不敢多言，默默跟在他身后一起走到船尾。

秦悠悠正横在船娘的腿上脸蛋朝下吐出最后一口含沙带血的江水，她神志迷糊，湿透的长发凌乱披散，情状狼狈万分。

严棣走到她身边，借着微弱的灯火正好看见她颈后发丝之间隐隐露出一小片嫣红……是她？！



严隼霍地弯腰伸手拂开那束阻碍视线的湿发，现出下面纤细洁白的颈项，一片形状如枫叶，只比拇指略大的嫣红胎记赫然入目。

他的突然到来把正替秦悠悠施救的船娘吓了一跳，手足无措就想起身行礼，伏在她膝上的秦悠悠差点顺势滚落在船板上，幸好严隼眼明手快将人搂住。

“小心！”梁令没想到严隼会突然去抱秦悠悠，万一那是刺客假扮的怎么办？！

严隼不理他们两人，伸出手掌贴向秦悠悠胸口。

秦悠悠只觉得一股暖意从胸前散向四肢百骸，精神一振张开了眼睛，茫然看了眼近在咫尺的严隼，脑袋一歪又晕了过去。

梁令在旁仔细观察片刻，发现秦悠悠确实毫无攻击能力，便放下心来指挥船娘准备热水姜汤等杂事。

身为严隼的亲信，看到秦悠悠颈上胎记的那一刻梁令就明白主人为什么会如此失常了——这个被船家好心救起的女子，很可能就是主人这一年来四处寻觅的那人！

只不过，怎么会是个年轻女子呢？

船舱之内，严隼确定秦悠悠暂时性命无碍，吩咐船娘替她擦身更衣，小心安置到他的床上。

侍卫前来禀报：“江河两岸发现有大批形迹可疑的黑衣人在沿江搜索，前面十里外有多丽国兵士开始封锁江面截留过往船只。”

严隼扬了扬眉，追兵来得可真快！

多丽国与相月国素来不和，如果发现相月国的皇族核心人员在此，会发生什么事难以预料。

情势危急，严隼却没有丝毫震惊紧张之意，心情极好地挥手示意梁令出去替他全权处理此事。

不过片刻，所有人都退到船舱外，船舱里灯火摇曳只剩一片宁静柔和。

严隼的指尖慢慢抚上秦悠悠颈后嫣红的枫叶形胎记。就凭船娘从她身上取下的那些古怪小东西还有好几个风格各异的面具，已经足够他确定她的身份。

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

“是上天把你送到我手上的。”声音低沉如叹息。

秦悠悠昏迷之中感到颈上痒痒的，不由自主哆嗦一下扭过头来，苍白却依然美得惊人的脸孔展露在灯光之下，荏弱娇嫩吹弹可破，初生兰花一般惹人怜爱。

浅淡的笑容慢慢从严隼的眼中燃起，一点点蔓延到唇边，那张缺少表情的面孔因为微笑变得无比诡谲魔魅。

“真是让我意外的惊喜……”

流连在秦悠悠颈上的手并没有离开，改而轻轻描绘起她细嫩的脸蛋，严隼的笑容越发开怀满意，也……越发恐怖。

秦悠悠没能看见严隼这稀有的笑容，不过根据她日后对严隼的形象描述，也不难想象严隼笑起来有多惊悚——他不笑的时候可以把小孩吓哭，笑的时候……连大人都吓哭了！

秦悠悠醒来已经是三日之后，她很小心地没有马上睁开眼睛。

身体内明显的空虚无力把她郁闷得几乎想放声痛哭。虽然她不是太用功，但也辛辛苦苦修炼了整整十年，一颗该死的化元丹就把她十年的付出化为乌有，早知道还不如不修炼什么见鬼的武道，省些时间专心研究自己喜欢的机关术。

可惜她再怎么难过沮丧，一切也已经成为现实，她现在更需要考虑的是眼下的处境与之后怎么躲过风归云的追捕。

秦悠悠只低落了片刻，就不得不再次振作起来。

她应该是被人救了，凭感觉是在一条船上，她记得迷糊之中似乎看见过一个陌生男人，不过她现在也不记得对方长什么模样了。

风归云如果抓到她，一定不会选择走水路，她不知道自己昏迷了多久，但估计时间不会太短，救她的人能够带着她安然无恙避过风归云的追查，肯定有些门道。

她如今连普通女子都不如，要想平安脱险，最好的办法莫过于赖在救命恩人身边，等远离险地，她的状态也恢复一些了再作打算。

秦悠悠心里默默盘算着解释自己身份来历的说辞，顺道酝酿情绪待会儿好用力装柔弱小白花骗取同情。

师父说过，男人少有不好色不爱逞英雄的，英雄救美什么的，他们最喜欢了！

“既然醒了，就睁开眼睛说话。”男子的声音忽然在床边响起，秦悠悠一口气没喘上来，当场被自己噎得咳嗽连连。

秦悠悠醒来不久严隼就发现了，这小丫头醒了却故意装昏，不知道心里打的什么鬼主意。

严隼见她连咳嗽都有气无力，着实有些可怜，于是将她抱起来靠在自己怀中，在她背上抚拍数下替她顺气，又顺手把手上的热茶喂她喝了两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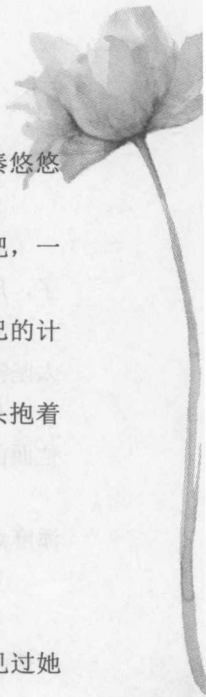
一旁的梁令看到这一幕吃惊得眼珠子都差点掉下来，这么多年来他就没见过自家主人对人这么温柔体贴过！还好他是见过大风浪的，异色一闪即过，马上恢复正常。

秦悠悠缓过一口气，猛地发现自己竟被一个陌生男人抱在怀里——她被非礼了？！

她摇摇晃晃撑着身子退开，一边抬眼瞪向严隼，本想义正词严斥责对方举止轻薄，结果这一瞪之下反被对方的森然气势镇住，心虚气短起来。

面前的男人给秦悠悠的第一印象是严肃、很严肃、非常严肃！仿佛天生不会笑，一张脸绷得跟钢板似的，五官深邃轮廓分明，气势犹如一座巍峨山峰，孤傲刚强且冷漠沉凝。

那一双眼睛尤其可怕，看人的眼神恍若有形，似乎可以看穿所有伪装直指人心。



他脸上的表情太过“庄严肃穆”，没有丝毫登徒子的轻佻好色之态，注视秦悠悠的眼神犹如法官打量人犯。

秦悠悠当场忍不住自我怀疑起来，这么个石头一样的男人应该不会非礼她吧，一定是她太多心误会人家了。

两人对瞪片刻，饶是秦悠悠向来胆大皮厚也有些受不住，同时也想起了自己的计划——她要装弱势博同情求保护哎。

“呃，是、是你救了我吗？这里是什么地方？”秦悠悠马上收回目光，低头抱着盖在胸前的锦被怯生生问道。

声音有气无力，加上她这副柔弱可怜的姿态，满分！

严棣盯着她的发心，一字一字道：“你不认得我？”

秦悠悠一愣，她该认得他吗？

她飞快抬起眼睛瞄了严棣一眼，没印象啊！他们以前见过吗？

见过这家伙也不该认得出她，她平时不是易容就是戴面具，根本没几个人见过她的真正容貌。

还是这个男人很有名，是个人都该认得他？

秦悠悠虽然没答话，不过茫然的神情已经给了严棣答案。

严棣心中腾地生出一股怒气。

一年了，整整一年时间，他几乎动用了一切力量调查追寻面前这个小女子，而她对他竟然毫无印象！

她怎么敢如此轻忽于他？！

还是这一切都是她装出来的？以为这样就能把她一年前干过的好事赖得一干二净？

严棣眉心的褶皱不自觉地深了几分，秦悠悠在他的目光之下莫名其妙觉得有些发冷。可是她真的不认得他啊！

她认人的本事向来很差劲，对方身上如果没有什么明显特征，她一般都记不住。从前她与师父隐居之处附近的那个小村子也不过一百多口人，她能清楚认得记住的一半都不到，这还是经常接触的。

如果是偶然打交道的人，她基本上一转身就会把人忘得干干净净。

师父说她这是天生的没心没肺外加识人不清，秦悠悠只能自我安慰，她的脑袋是用来记住一些更有价值的东西的，惦记那些路人甲乙丙丁做什么？

她根本意识不到她这个“小缺陷”将会为她带来多大的麻烦……

“请问恩公高姓大名？”秦悠悠楚楚可怜地问道，摆出一副诚心悔过的姿态。

我之前没认出大名鼎鼎的你是我的错，我现在知错马上就改，你大爷该满意了吧？

严棣冷冷看着她，直接跳过她的问题：“你吃过化元丹？你的仇家是什么人？接

下来有何打算？”

完全是审问犯人的语气腔调。

秦悠悠其实也不是真的关心恩人的身份姓名，他不想说那就让他继续保持神秘好了，反正她也没打算替他立长生牌位。

她很感激对方的救命之恩，有机会也想报答，可如果对方觉得无所谓，她也不会太坚持就是了。

眼前这个男人能够看出来她是被化元丹废去了修为，可见本身修为不弱，自己在她面前说话要小心一点，不然牛皮吹破了可不好玩。

“恩公好眼力。这是我师门的事，恩公救我一命已经无以为报，怎么好再给恩公添麻烦？至于打算……”

秦悠悠把苦情戏演得淋漓尽致，事实上不用演她也真的很倒霉很可怜了。

要说明她的仇家，不可避免要提及她被毒害追捕的原因，她无法确定这位恩公是否值得信赖，自然不想把自己的事情抖出去。

这一招以退为进也是要看看严棣的态度，等闲男人见美人落难还如此替自己着想，一定会逞英雄拍胸膛要替美人承担一切，就算不夸下海口，也会主动提供一些帮助。

可是严棣硬是面无表情，一言不发只瞪着她看。

看看看！没见过美女啊！

秦悠悠心里很是怨念，想吊胃口结果人家不上钩，只得长叹一声道：“待寻回我的两只灵兽，找个地方隐居避祸就是了。”

“两只灵兽？”严棣挑了挑眉头。一般修炼武道之人都可以与灵兽结伴修炼，不过一生顶多只能与一只灵兽定下伴生契约。

“嗯，其中一只是师父留给我的，与我并没有定下契约。”秦悠悠解释道。

“你落难，它们都不在你身边。”严棣的语气里隐隐透着质疑不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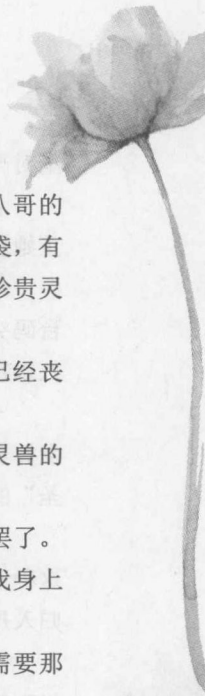
伴生灵兽与武者之间的关系虽然还不到同生共死的程度，但比起骨肉至亲也差不了多少，秦悠悠被人害成现在这副模样，那两只灵兽竟然跑得不见踪影，这算什么见鬼的灵兽？

“它们帮不上什么忙，与其陪我倒霉，不如各自逃命。”秦悠悠自己倒不觉得有什么。

她发现食物中被人加了化元丹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让身边两只灵兽尽快逃跑，风归云的主要目标是她，那两个家伙耍嘴皮子、逃命都是一把好手，生死搏杀它们可一点儿不专业。

“你打算怎么找，它们有什么特征？”严棣继续盘问。

这是有意思帮她的忙吗？不错不错，人长得好果然就是人见人爱。秦悠悠心里暗自得意，面上迟疑片刻才道：“我约了它们在相月国边境的八塞镇会合，它们一只是迷踪雪兔，一只是圣音八哥。特征……擅长吃、话多、跑得快算不算？”



“……”严隼和梁令无语，这是什么废物灵兽？！

迷踪雪兔的名声他们听过，除了跑得快之外还真的没什么长处。至于圣音八哥的先祖倒是很有名气的，它们战斗力完全可以忽略不计，但是都有个非常强大的脑袋，有过目不忘的本事，而且高阶的圣音八哥更能预言未来，曾经是各国圣殿中供奉的珍贵灵兽。

只不过这些都是属于圣音八哥先祖的光荣传说，如今大陆上的圣音八哥早已经丧失了先祖的神力，除了口齿比普通八哥伶俐一些，再无其他用处。

这小丫头身边就带两只这么弱的灵兽，难怪被人害成这样。他们两师徒收灵兽的标准也太古怪了，这样的灵兽有跟没有差不多。

秦悠悠暗里吐了吐舌头。她没说谎，不过是表达得比较“概括”和“平淡”罢了。

房间里陷入一片尴尬的静默，秦悠悠偷偷打量着严隼的表情，小心道：“我身上本来带着的那些东西在什么地方？”

她落水时身上的“装备”不少，尤其她现在身上一丝真气都提不起来，更需要那些东西防身。

严隼皱起眉头，沉声道：“一个女子身上尽带那些东西像什么话？你在我身边我自会保你平安。”说完也不等秦悠悠反应，便起身带着梁令推门离开了。

秦悠悠被他说话时那副肃然严正的气势所慑，没想到反驳，等她想起来要据理力争对方已经不见踪影，顿时一阵气结。

她一个弱女子落难于此，身上带些防身的东西，哪里就不像话了？！

再说这家伙就算是她的救命恩人，也没道理随便没收她的私人财物吧？简直不可理喻！

可是她现在连坐起来都吃力，就算不服气也没能力追出去理论，只能咬牙切齿在心里咒骂一番。

船上除了她只有船娘一个女人，连续几天都是由船娘负责照顾她的饮食起居，秦悠悠从她嘴里大概只知道救自己的那个男人应该很有钱，来历神秘，甚至连姓什么船娘两夫妻都不知道。他身边还带了十几个一看就很厉害的手下，在多丽国某个边陲码头花了几十片金叶雇他们两夫妇的这条大船与一众船工，只让他们顺着江流向行驶，也没说明要到哪里。

可救了秦悠悠那日之后，却忽然吩咐大船改道回头，路上遇到了几批多丽国的官兵截查，竟也让他们轻轻松松过关了。

船娘对于江上忽然出现大批官兵感到十分担忧，唯恐有江匪水贼在附近作案，更怕这些官兵趁机对他们敲诈为难，幸好一路有惊无险。

秦悠悠知道眼下的情形多半与自己有关，看来那个整天毫无表情的严肃男人确实很有办法，幸好自己是被他救了，否则此刻肯定已经落入风归云的手里。这么一想，心

里对严隼的感激又多了几分，勉强压过对他随意没收她私人财物的怨气。

自从那日“不欢而散”之后，她接连几日没再见到严隼，只好安下心来养伤，反正她现在的情况除了乖乖吃药睡觉，什么都干不了。

等秦悠悠终于可以下地走路，船也将到达终点——位于多丽国与相月国边境的三台码头，从这里改行陆路进入相月国国境，不到百里就是她与两只灵兽约定的会合地点八塞镇。

一想到马上就要脱离险境，也许很快就可以与两只灵兽相见，秦悠悠心情大好，盘算着合适时机再次开口向严隼讨回自己的东西，然后去找师父的老朋友，那个号称“医圣”的老头子，看是否能够替她解去化元丹的药力。

她身上的真气并没有消失，只是丝丝缕缕散在各处经脉骨骼中，无法凝聚运用，这种情况算是不幸中之大幸。不过解药一定要尽快找到，否则零散的真气不能重新汇聚归入丹田温养，一年之内就会渐渐消散，到时候就真的回天乏术了。

“那位爷让俺请姑娘到甲板上去，船很快就要靠岸了。”船娘笑咪咪道。严隼一行下船后，这一趟行程就算结束，那几十片金叶子就安安稳稳落到他们的口袋了，足以抵得上他们两个月的收入了。

而且船娘两夫妇连同手下的船工们心里都有些害怕严隼等人，每次看到他就觉得双脚发软，大气不敢喘一口，这些天来憋得他们够呛。

“好啊！”秦悠悠笑着应了一声，她正想找机会向严隼讨回自己的“装备”呢。

她三步并作两步走到甲板上，远远就见几个身形高大的男人正在说话，然后她就猛地想到一个大问题——她认不出哪个才是她的“恩公”了。

她只记得那是个看上去很高很壮很严肃的年轻男子，可是面前这几个在她看来都是差不多的一个款型……

秦悠悠心里迟疑，脚步就慢了下来，万一打错招呼，那就太失礼了。

严隼看着秦悠悠走近，她纤细的身子套在船娘肥大粗陋的衣裙里，不显落魄憔悴，反而被一身荆钗布裙衬托得越发显眼，如同沙砾堆上的珍珠，格外惹人珍爱注目。

这样娇滴滴的美人儿，谁见了都会觉得她应该被绫罗绸缎、琼浆玉液娇养在富贵温柔乡中，而不是流落乡野承受外间的风风雨雨。

严隼忽然有些后悔，他不应该把她叫出来的，就算出来也得把她遮得严严实实的才是——他身边这几个亲卫竟然都在偷看她。

不过她看他的这是什么眼神？！

秦悠悠并不知道严隼在注意她，她正忙着从这几个人的衣着与举止姿态中找端倪，好把自己的“恩公”认出来。

正好这时梁令也上了甲板，走到严隼身边微微躬身低声说了几句话。

是他了！

一群人里最牛气冲天的那个，虽然这几个都是面瘫脸，但论气势都不如他，而且梁令满头白发特征很明显，秦悠悠一眼认出他是恩公身边的跟班。从船娘口中她知道船上白头发的就这么一个。

秦悠悠确认目标，心下大定走上前去。

“你不认得我？”严棣想到她刚才陌生的眼神就心生不快。

秦悠悠准备好一大篇狗腿问候的客气话被这天外飞来的一句吓了回去，怔了怔之后心里忍不住吐槽：你谁啊？！是个人都必须认得你？！想出名想疯了吧！

面上却一副腼腆歉然的小白兔表情垂头不语，吃定了严棣一个大男人不好意思当着众人的面前跟她计较这种小事。

严棣对梁令摆了摆手道：“去取一顶帷帽来。”

梁令马上照办，不过片刻就寻来一顶黑布帷帽。其实就是船娘平日常用的斗笠边缘蒙上一层薄薄的玄色布片，与秦悠悠现下这身打扮倒是相配得很。

“戴上。”严棣示意梁令将帷帽送到秦悠悠手上，语气是命令式的，没有半分质疑商量的余地。

秦悠悠明白自己现下的情况要尽量低调，就算严棣不提她也会主动请他们帮忙找些遮掩面目的面纱斗篷之类，可是严棣这副颐指气使的态度让她打心底里不爽起来。

不过人在屋檐下，她忍。

秦悠悠乖乖接过帷帽，不忘细声细气道谢：“恩公费心了。”

装得很像！不知道她打算装到什么时候？严棣扫了她一眼，吩咐船公把船靠到码头上。

从秦悠悠落江的地方到三台码头，水路五六天就可以抵达，严棣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硬是让船在江上滞留了好几天，今日距离她出事那一日已经过去了整整十天。

码头一带依旧有多丽国的兵士截查过往客商，不过明显松懈多了，都忙着呼呼喝喝借机敲途经商船的竹杠。

秦悠悠戴着帷帽老老实实跟在严棣、梁令身边一起下船，看起来就像是贵公子带着老仆由一个瘦小的船娘引路到码头上透透气。

重新脚踏实地的感觉真好！秦悠悠还来不及舒一口闷气，忽然听见渡口前那一片空地上传来一阵急骤的铜锣声，接着那边的人群更骚乱起来，五匹通体乌黑的骏马从人群中直冲过来，一路跑到码头边才踏步停下。

马上五名骑士黑衣黑裤，为首之人面上一道刀疤从左眼角延伸到右边耳根，鼻梁塌陷容貌十分狰狞恐怖，秦悠悠一见这人就暗暗叫苦。

是风归云手下的第一强者夜如年！他脸上那道刀疤太醒目，是有限几个秦悠悠一眼就能认出来的人。

夜如年的实力无限接近七品武尊，秦悠悠如果装备齐全而且没受伤倒还不怕他，

可如今的她完全就是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弱女子，对方一根指头足够把她碾死十遍八遍。

风归云这混蛋阴魂不散的要缠着她到什么时候？夜如年早不来晚不来，偏偏赶上她上岸的时候来，她怎地这么倒霉啊！

码头那边已经被夜如年等人封住，她要逃跑就只能再投一次江，而且凭自己现在这体力跳江都不见得能够跑掉。

何况她身边还有恩公两主仆，人家好心救她总不好反去连累人。

秦悠悠无奈地侧头对严棣道：“待会儿你记得装作不认识我……”说着就打算迈步离开他们身边。

不过她一步都没能迈出去就被严棣圈住肩膀扯了回来，一头撞进他怀中。

“噢！”秦悠悠低叫一声泪流满面，不是因为感动，是因为鼻子差点被撞歪了。

夜如年突然到来原本也只是例行巡视，时间已经过去整整十日，主人要找的那个女子如果没死也早该逃得不见踪影，不过才踏上码头他就感觉到有些不对劲。

他的目光穿过人群，准确无误地落在了严棣身上，自然也顺道看见了被他搂在怀中的秦悠悠。

秦悠悠戴着帷帽而且脸朝严棣方向，夜如年看不见她的容貌，不过就算看见也不认得，秦悠悠从来不是易容就是戴着面具示人，可是她的身形夜如年太熟悉了，他在暗处见过无数次，更亲自随同风归云追踪了她整整一夜，只一眼就能确定她定是主人急着要找的人。

秦悠悠也感觉到他的视线，顿时身体僵硬心头冰凉，一时忘了鼻尖传来的痛楚，更忘记了严棣与自己过度亲密的姿势。

“别怕。”严棣的呼吸轻轻拂过她的耳边，温热的手臂圈住她的肩膀，抬头漠然望向夜如年。

夜如年面沉如水举起马鞭指了指秦悠悠冷声道：“她是我多丽国皇上亲自下令通缉的重犯，阁下请将她交给我们，本官一定会重重酬谢。”

他虽然勇悍过人，但也不想轻易与面前这个看不清深浅的男人为敌，所以说话中留了余地，希望对方可以顺着台阶下来，免却一场激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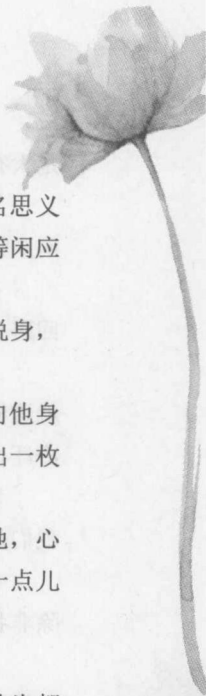
严棣的手掌仿佛无意识地慢慢摩挲着秦悠悠的肩膀，语调平淡得听不出任何情绪：“她现在在我手上，就是我相月国的人。”

秦悠悠不知道该松口气还是该吸口气，从刚才严棣忽然把她拉入怀中起，她就感觉到这个男人想保护她，不管来的人是谁都不会将她交出去的。

可问题是，他有这个实力吗？

夜如年那边除了他本人，其余四个黑衣人看上去都不是弱者，很有可能都是三品以上的武者。

修武之人一般分为九品，一至六品都称为武者，突破晋入七品即被奉为武尊，传



闻九品之外尚有更高的层次，不过那样的人凤毛麟角，几乎都只是传说。

三品以上武者已经不弱，称得上是高手，民间有个别号叫“百人敌”，顾名思义那就是有对战百人不落下风的实力，至于夜如年这类无限接近七品武尊的人物，等闲应付数百人合击都不成问题。

身前这个男人看年纪不过二十五六岁，以一敌五外加带上她这个累赘想安然脱身，可能吗？秦悠悠深表怀疑。

夜如年沉下脸色道：“阁下是相月国人？未请教高姓大名。”一边说一边向他身后的四名黑衣人摆了摆手，四人纵马将码头进出的道路封住，其中一人更向天发出一枚信号焰火。

严隼搭在秦悠悠肩膀上的手顿了一顿，秦悠悠敏感地察觉到 he 似乎在打量她，心里很是莫名：别人问你名字你看我做什么？人家都招呼同伙来这里增援了你怎么一点儿反应没有啊？

她真的不认得我……严隼心里说不出是失望还是恼怒。

“痛……”秦悠悠忽然觉得肩头上那只温暖的大掌变成了大铁钳，捏得她骨头都要碎了，忍不住失声低叫起来。

严隼怔了一下收回手替秦悠悠把被撞掀了一半的帷帽扶正，然后理所当然拉着她的手臂就往前走，仿佛完全无视夜如年的存在。

秦悠悠心惊胆战被他拖着往前走，不过片刻就走到了距离夜如年不足一丈的地方。

“挡我者，杀！”严隼语气平淡如故，仿佛在说一句无关紧要的话，甚至脚步都没有半分停歇。

砰！重物落地的声音从不远处传来，仔细听似乎是四五件重物同时落地，不过因为同时发生，听起来似乎只有沉重缓长的一声。

码头上忽然静得出奇，秦悠悠忍不住好奇稍稍掀起帷帽一角的黑布，结果见到无比血腥的一幕——夜如年左手边的两名黑衣骑士被人一刀腰斩，鲜血喷涌。马匹旁边不知何时各多了一名幽灵般的青衫男子，手握长刀，刀光如雪，雪刃上血痕斑斑。

不必扭头秦悠悠也知道另外两个黑衣骑士也遭受了同样的命运。

夜如年狰狞的脸孔惨白扭曲着，瞪大眼睛死死盯着拖住她一步一步往前走的男人，似乎连出手攻击的勇气都消失得一干二净。

秦悠悠很理解他的感受，换了她在他的位置上，只怕比他更戾十倍不止。

那四个不是普通人，都是修炼多年的强者，竟然连对手的样子都没看清楚就被斩瓜切菜一样全数腰斩，下手对付他们的人境界比他们高了至少三品！

从衣服上看，秦悠悠认得出来这些光天化日之下动手杀人的高手，正是刚才在船上站在她恩公身边的人。

她忽然觉得握住自己手臂的那只手掌变得如蛇蝎般可怕，她的恩公很强大而且一

定大有来头，不过好像不是什么好人……

不知道是谁率先惊呼一声，人们从眼前的恐怖血案中回过神来，尖叫着四散奔逃，码头顿时乱作一团。

在江面上巡查的多丽国兵士也反应过来了，纷纷大声吆喝，却没有一个敢将船驶回码头来协助缉凶。

“回去跟你的主人说，她是我相月国的人，如果不服，尽管到子夜城来。”严棣就这样拖着秦悠悠大模大样扬长而去，夜如年直到他们走得远远才颤抖着抬手抹了一把冷汗。

附近驻守的官兵见煞星离开，连忙跑过来表忠心献殷勤，其中一人道：“夜大人，我们是不是要派人跟上去？”

夜如年死里逃生，见了他们的嘴脸更觉厌烦，摇头道：“不必了，跟上去也是送死，除非我们有七品以上武尊级别的高手坐镇……”

“武尊？！”吸气声此起彼伏，对他们这些普通人而言，武尊跟神仙几乎是同义词。如果说三品以上的武者是百人敌，那真正的武尊就是千人敌，寿命据说最长的可以活到两三百岁，这样的人他们一辈子不见得有机会接触。

其中一名官兵结结巴巴道：“夜大人您、您的意思是，刚才那个后生是、是武尊？！”那个年轻人气势很吓人，不过看上去顶多三十岁不到，这样年纪就成了武尊？不会是夜如年怯战故意夸大对手的实力吧。

不止他这么想，旁边的官兵不少也是类似想法。

夜如年哪里不知道他们的心思，气恨道：“如果他不是武尊，老子会这么灰包看着自己的兄弟被杀了屁都不敢放一个？！”

另一边，同样推测着严棣实力的还有秦悠悠。

严棣刚才并没有亲自动手，但经过夜如年身边时瞬间散发的气势十分可怕，以秦悠悠的见识看来，至少也是武尊级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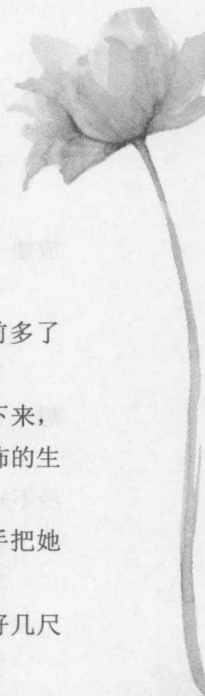
可是这么年轻的武尊……秦悠悠的心理严重不平衡起来，他从娘胎里开始修炼也不可能二十来岁就成了武尊吧？一定是自己想太多了。

略过严棣本身的表现不说，就今日他派去动手的那些手下，看上去也至少是五六品的武者，能够让这样的人心甘情愿听他驱使，要么他本身身份高得吓人，要么就是他的实力极其强大。

听他的口气是相月国人，而且言谈中似乎相月国就是他家的一般，那很有可能是相月国皇族中人，难怪视人命如草芥，说杀便杀。

秦悠悠不会同情追捕伤害她的人，不过对于出手血腥狠辣的严棣，同样心生戒惧疏远之意。

自己才在多丽国吃了大亏，别到相月国再倒霉一回，想到这里秦悠悠更加庆幸自



己先前没有对严隼吐露身份。

这家伙分明是个杀人王，她还是尽快找回自家两只灵兽，闪得越远越好。

秦悠悠一路打着自己的小算盘，直到前面的严隼停下脚步。

“你会不会骑马？”严隼忽然转身问道。

“啊？马……马？！”秦悠悠元神归位，听清楚严隼的问话，也看清楚面前多了一匹很高很壮的红马，声音顿时高了八个调。

她小时候曾经贪玩去骑别人送给师父的一匹小马，结果被直接从马背上摔下来，差点把脖子摔断，在床上躺了整整一个月才伤势痊愈，从此再不肯靠近马这种恐怖的生物。

严隼不明白她在激动什么，也懒得再征询她的意见，径自翻身上马然后一手把她拎起来放到自己腿上。

秦悠悠被吓得几乎要放声尖叫，她讨厌马，尤其害怕这种坐在马背上离地好几尺随时会被摔下去的可怕感觉。

“我、我、我不要骑马！”秦悠悠用力挣扎要回到平地上去。

严隼沉下脸色冷喝道：“闭嘴，不许动！”这个女人一点不明白她坐在男人的腿上乱扭乱动对男人的自制力是多大的挑战。

严隼不知不觉散发出的威严令人打心里害怕，秦悠悠被定在原地，理智稍稍回笼马上逼出几滴眼泪呜呜哭道：“我怕，我不要骑马……”

严隼皱了皱眉头不理她，一手圈住她的腰一手提缰，身下的红马如离弦的箭一样往前奔跑起来。

秦悠悠大惊失色，也顾不上装哭了，几乎四肢并用地揪紧了严隼，唯恐下一刻就会被抛到马下。

眼前这个哪里是什么恩公，分明是个恶棍！

秦悠悠不知道自己是怎么下马的，她身体伤后本来就很虚弱，惊吓之下全身紧绷，在马上颠簸一阵终于支持不住晕了过去。

再醒来已经躺在床上，身上的骨头仿佛散了架，好半天才费力地推被坐起。

远处依稀传来狗吠声与更夫敲打竹梆子的声音，大概是三更了。秦悠悠扶着床头想下床点灯找水喝，眼前忽如火光一闪，明亮了起来。

严隼的身影出现在昏黄的灯光之中，秦悠悠迟疑了片刻，试探着道：“恩公，这么晚了，你……”严隼仍穿着白天那身衣袍，秦悠悠靠着这点迅速肯定了他的身份。

三更半夜潜入女子的房间，他想干什么？！

严隼默然给她倒了一杯茶递到她手上，道：“你就这么怕骑马？”

他原本以为她是装的，直到她在他怀里晕了才发现她是真的害怕，看到她那张惨白的脸，他竟产生了一些类似后悔愧疚的情绪。